

大字神秘惊奇系列[®]

(珍藏本)



床下有人

张韧 著

大字神秘惊险系列(珍藏本)

床下有人

张 韧 著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《大字神秘惊奇系列》是经国家商标局正式注册的专有商标，全面享受国家商标法的保护。任何未经允许冒用、摹用及摹仿本商标的行为，都将受到法律的追究。

《大字神秘惊奇系列》(珍藏本)

张 韧 著

*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通辽市霍林河大街24号)

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64开本 65印张 1500千字

1998年12月第一版 1998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套 全套定价：120.00元(每本4.00元)

书号：ISBN：7-5312-0983-7/I·236

第一章

画中鬼

大宇新弄来一本书，叫《三维立体画册》。

是胡明光借给他的。“你快欣赏吧，没治了！”胡明光叫道，“能看到星球大战，恐龙战海妖，还能看到孙悟空大闹天宫呢！”说得大宇心里直痒痒，恨不能课都不上了，一把抓过，看个臭够。

可是，回到家里，什么也没干，坐在自己屋里盯了半个钟头，他连个鬼影也没看出来。哪里有什么“外星人巧计炸飞船”？哪里有什么“恐龙一怒吞火龙”？至于那个“抓耳挠腮斗二郎”的孙大圣，更是连

根猴毛也瞧不着！

大宇急了，心里暗道：“莫非是胡明光拿我开涮？”又一想不可能。那胡明光，老实得如榆木疙瘩，憨厚得像脚后根，只有别人涮他的份，他又怎能涮别人？大宇愧疚道：“看来还是我眼睛太糊，真得下番苦工夫不可！”

当下，他盘腿坐好，挺胸收腹，调匀呼吸，照着胡明光教他的口诀：心神归一，气运丹田，双目视鼻，三点一线。盯在那一幅花花绿绿的“立体画”上，看啊看啊，看得眼珠子都快跳出来了，心也快急出来了，还是什么也没有出现！只是眼冒金星，一片乱光。除了一个个毫无意义的色块，就是一条条气死人的彩带。

“傻瓜笨蛋白痴蠢货！”大宇把书摔出老远，还朝它吐了一口唾沫，手指着它怒道：“怎么你对胡明光有立体，对我永远是平面？！”

冷静一想，他又叹了口气：“也许我真是立体盲，真没有透视感？也许，我这辈子真当不了画家，连看

画的本事也没有？”

想到这里，不由得心灰意懒，差点掉出两滴眼泪来。想到刘畅可能成为国画大师，李伦没准是毕加索第二，连那个赵勇都能画出徐悲鸿式的奔马来，而自己，只能站在离美术馆三里地的一个角落，偷偷地、绝望地看着这本看不懂的《三维立体画》，他真是心痛欲裂、生不如死了。

“连那胡明光都可能成为国画批评家哩！”他把嘴一咧，真要哭出声来了。

就在这时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
气急败坏地，大宇抓起那本立体画书，就要丢到窗外去。将将要出手的一刹那，他突然看到了一样东西，心中一颤，急忙把那书又抓住了。

是什么东西？他一时说不清楚。好像，是一道黑光，又像是一只幽幽的眼睛。

是的，他瞧见了，是一只可怕的眼睛！就在那书中，就在那画里。他瞧见了，在那一刹那，瞧得一清二楚！

他是怎么看见的？不知道！在哪儿？那只骇人的眼睛，究竟是在哪张画上？也不知道！

大宇又惊又喜，出了一身的汗。他又坐下来，手抓画本，回想着刚才的情景。

自己是恨得半死，气得要命，根本没有正眼看那书。对，正是这样，没有正眼看。也就是说，只是斜着眼睛，瞪了它一下。对，问题就在那一斜之中！

要斜上眼睛，要使劲朝着画一瞪。试一下，不成。再试一下，不成……啊，不对，成了，成了！眼前的一切都在倒退，所有的色块都在变色，原先无意义的东西，此时有了意义。在大宇的眼前，出现了一个立体的、半透明的、色彩艳丽的、几乎是动态的图形！

是一只眼睛。不过，它并不可怕，更没有那种幽幽的鬼魂般的阴森样。它只是一只普通的眼睛，细细地看，好像是一只女人的眼睛。对着大宇，它似乎在微微眨动呢。大宇笑了。

用同样的方法，他看了一幅又一幅。看到了宇宙飞船，看到了古野中怒吼的霸王龙，当然，还有那

个七十二变的孙大圣。越看，他越熟练，也越上瘾了。看完了这本画册，他又借了第二本，第三本，第四本……

到后来，他看得都出了毛病。床单、窗帘、桌布、地板、院墙、生物细胞图、女生花衣服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带有几何图案，他都要长时间地盯着，都要看出立体的图形。

上地理课时，老师叫他回答问题。大宇站起来，眼睛眯缝着，看着黑板上的那张大地图出神。他的表情那么古怪，老师不由得吃惊了。

“你怎么了，大宇？”他问道。

“鬼来啦，快跑啊！”大宇怪叫一声，跳起就逃。

要不是老师急时拉住，他真要跑出教室，跑到世界的尽头了。原来，他在那张大地图上看到的不是密密麻麻的城市地名，而是看到了一只赤脚大仙的臭脚丫子！

刘畅见大宇迷上立体画，也见样学样，从大宇手里抢过画，瞪圆妙目，咬牙切齿地看。终于，她也看

到了奇妙的立体画，乐得又跳脚又拍手：“真美啊！太漂亮啦！”

李伦看着刘畅天天跟大字在一起，心里有气。他把赵勇和胡明光找来，让他们想个办法。

赵勇提议：“咱们去找刘畅，一起给她下跪，求她再别找大字了，好不好？”李伦气得怪叫：“胡说！”

胡明光提议：“咱们去找大字，一块给他作揖，求他别理刘畅了，成不成？”李伦气得直翻白眼，说不出话来。

最后，还是李伦自己想出了主意：“哎，胡明光，你不是还有立体画吗？快找出一幅最难看懂的，让那大字看，当着刘畅的面看，让他看不出来，跌个大份，这样嘛，刘畅就知道他是个草包，再也不想跟他玩了！”

“好啊！！”赵胡二位轰然叫绝，拼命拍掌。

当下，胡明光就从自己收集的几百幅三维立体画中，挑出了一幅“叫绝”的。之所以叫绝，是因为他自己看了不下一千遍，到现在也没有看出个影来。

他也找了无数的立体画爱好者，给他们看，可是，谁也没看出个究竟。

它，是最难看懂的一幅画。

放学以后，李伦他们三个埋伏在校门外，躲在大树的后头。不多会，便看见大宇和刘畅出来了，一边走，一边看着一本立体画，说个不住，笑个不停。

李伦一使眼色，赵勇和胡明光就冲了上去，从背后分别捂住大宇和刘畅的眼睛。刘畅吓得叫了起来，大宇却一声不吭，悄悄地伸手去呵赵勇的痒痒肉。赵勇忍不住乐了起来，松开了手。胡明光不知为什么，也乐了起来，让刘畅挣开了。

“你们捣什么鬼？”刘畅怒道。

“二位别来无恙乎？”李伦一摇三晃地过来了，拉长了声调，摆出了戏台上的姿式。

“什么别来无恙？”刘畅更气了，“刚才还在一块上课，就‘别来无恙’啦？我看你是‘无是生非’！”

“好啦好啦，大宇呀，”李伦不敢对付刘畅，只对大宇说话，“吾听说汝最会看立体画，不知是不是真

的。”

“会倒是会点,那个‘最’字可不敢当。”大宇心明眼亮,微笑着回答。

“哎呀,还客气啥呀?”李伦得意地看看刘畅,又看看自己的两个手下,“这不是吗,吾最近弄来一本立体画,听说汝有这个本事,就想请汝给吾看一下儿,就是说,想请汝教吾一手呢,成不成啊?”

“我看不必了吧?”大宇摇头。“没什么好教的。”

“哎呀,汝真是气死吾了,”李伦装出生气的样,“汝要是不看,就说明汝是个小骗子,根本看不懂立体画,说明汝是成心骗刘畅,骗了所有的同学,也骗了那个那个那个吾吾吾。”

“大宇,别怕他,”刘畅气得满脸通红,“看就看,难道还怕了他不成?”

“好吧,”大宇叹了口气。“你就拿出来,给我瞧瞧吧。”

“噢,有这么简单? 汝说瞧一瞧,吾就得听汝的,就得乖乖地拿出来,双手举到汝的跟前,给汝‘瞧一

瞧’吗？汝把吾当成啥人啦？难道，吾是汝的奴才不成？”

刘畅气得就要大叫，是大宇把她拦住了。他冲着李伦微微一笑，轻声道：“这么说，你让我看这画，还是有条件的了？”

李伦和赵勇、胡明光同声叫道：“当然！”

“那，好吧，”大宇又叹了口气，“你就说吧，什么条件？”

突然，刘畅像是看到了什么鬼魅，脸色惨白，手伸了出来，指向了大宇的身后。

大宇只觉头皮发麻，后背发紧。他明白，是自己的身后出了鬼。他想回头看，可是，又不敢。

天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第二章

无头骑士

大宇的脖子硬了，可是，还是慢慢地转过了身。

在他身后，有一棵树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有一幅画挂到了树干上。

那是一幅什么画啊，没有山，没有水，没有人物——什么都没有。它只是黑黑的一片，在那里随风轻轻地颤动。看上去，好像是一张死人蒙面纸，难怪刘畅乍然看到它，会吓了一跳。

大宇只看了一眼，便失神了。

“吾再最后问汝一次：想不想看啊？”李伦催道。

“想……想……”大宇不知自己在说什么。

“到底是什么条件？”刘畅问。

“很简单，”李伦摇头晃脑地说，“你要是看不懂这画，就得答应吾，从今以后，你再不准看立体画，还得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宣布：汝根本看不懂立体画。怎么样？汝答不答应？”

“不能答应，”刘畅叫道，“这太不公平了。”

可是，大宇已经在点头了。事实上，他已然完全被那怪画所吸引，对别的东西再也听不见，再也看不到，问他什么，他都不由自主地点头答应了。

他的眼睛，死死地盯在那幅画上。

因为，从那幅黑黑一片、什么也没有的纸上，他正在看出一样东西。

一样最可怕的东西。

那不是东西，而是一个人。一个好怪好怪的人。

他骑在马上，正顺着一条弯弯的路朝前面走。前面，是一座阴沉沉的大山。好像，山尖快把天都顶破了。

天已经快黑了，太阳已经隐到了山后。周围静悄悄的，没有树林，没有风声，没有人家。什么都没有。

只有一个孤独的骑马人，无声地走着，走着，好像，永远也走不到头，永远也找不到家了。

他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来到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？而这里，又是什么地方？怎么只有山，却没有树？

大宇瞪大眼睛，紧张地看着，不知不觉，发现自己跟那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了。天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他浑身一激灵，蓦地看出，原来，他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他，已经跟那陌生人呆在一块。

他，进入了立体画中！

他大吃一惊，知道大事不好，急忙要回头逃出。可是，不管他朝哪边转，看到的还是同样的陌生人，同样的山，同样的昏暗的、没有阳光的天空。

他就明白，自己已经身陷绝境。

“李伦……刘畅……”

大宇想大声喊，想转身找他们，想向他们求救。可是，眼前只有黑黑的山，黑黑的天，那有那黑黑的陌生的人影。除此之外，便什么都没有了。

大宇吓得要哭，又强自忍住。

“我是大宇，我是坚强的男生，所以，我不能哭。”他这样对自己说，就使劲一抽鼻子，挺起了胸脯。

“我要搞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要出去，无论如何要逃出去。”他这样想，顿时眼睛明亮，头脑清醒了。

这时，他才敢放开胆子，去看那个陌生人。

那人，还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。看不出那马在动，也看不出他的身子在摇。然而，大宇明白，他确实在走。

神秘地、坚定地、不动声色地走。去哪里？干什么去？一点也看不出。

大宇只能看到他的背影，猜不出他多大年纪，也看不见他是何方人士。甚至，连他是男是女都不能肯定。

